

道統新論

任卓宣 著

帕米爾書店印行

道 統 新 論

任 卓 宣 著

序 言

道統是一個重要問題，韓愈底「原道」把這點表現得很明白。「原道」因此影響後人極大。清末以來，西方學術思想輸入日多，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道統底中心人物孔子成爲反對底目標，有所謂『打倒孔家店』之說，道統遂無人提及了。民國十四年，戴季陶先生底「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出版後，談道統者漸多。但是我並沒有談過。

三十四年十二月，我寫了「論正統道統法統」一文，以批評當時「大公報」，認爲它在歷史文化上打破正統道統和在政治上打破法統之不當。此文刊於重慶「和平日報」底次年一月二十五至三十日。這是附帶論及道統，並不深入。五十六年「法聲」向我索稿，以忙辭。彼謂舊稿亦可，因將「論正統道統法統」中關於道統部份取出，俾成「道統論」一文，刊於其五十六年三月六日之軍法學校慶祝第十屆校慶特刊上。但在前一年，三軍聯合大學請我講蔣總統在五十四年所發表的「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文」，因對道統作了較深入的研究。講後曾寫爲「三民主義與道統」一文，刊於「革命思想」第二十一卷第三期，五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此文爲「國魂」所轉載，後被編入於新中國出版社印行的「中國文化底主流」一書中。

我從五十五年起研究道統，有計劃地寫，準備完成一部專論道統的書。雖然談道統者多，道統在中

國歷史文化上至爲重要，但從古到今，專論道統的文章也不多，何況專論道統的書？我以為無書不能解決問題。現在已完成了，將它出版，題爲「道統新論」，意即與我以前和我以外的人之所談不同。無論方法和結論，均不因襲前人和他人。我完全另闢蹊徑，自成一說。此非標新立異，而在力求得着道統底正確解釋。所以「道統新論」實是「道統真解」或「道統真詮」。因學術問題之解決在於探求真理也。

我採用科學方法，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人底言論和行爲來研究道統。他們底言論和行爲以及他們中的有些人稱述其另些人的言論，見於「書經」、「易經」、「詩經」、「禮記」、「樂記」（原在「禮記」內）、「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等書。根據這些書底記載和論述來研究道統，以明其意義、性質和內容，是歸納的研究。這種方法用於自然，已著成效；用於社會，亦有成效；用於歷史、思想史，不同樣有成效嗎？

但是前述各書，都是古書。其文字、詞句均與今日不同。讀起來是很不方便，且有困難的。所以後人加了很多註解。現在引用，若是連註解也引，不僅行文不便，就是讀起來也不便，往往使理解和思考受到阻碍。因此，只對緊要之字句加一點註解，很簡單的註解。其它字句，理會其大意可也。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這種辦法，用在這裡是可以的。事實上，有些字就讀不出音來，但觀其形可明其意。明其意斯足矣。本書是思想方面底著作，不注重訓詁和考證。其涉及考證者，亦從思想上着眼，於必要處爲之而已。

或許人會以爲我研究道統，是年老思想保守的表現，近於開倒車吧。那末請把這本書看完了再說可

也。我一直到現在，思想是前進的，從未停止過。我底很多著作可爲證明。我所闡釋的民族主義，以大同爲最後目的；民權主義則爲進步的民主，其五權憲法富有創造性；『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孫中山先生語），爲合理的與科學的社會思想。前年出版的拙著『國父底大同思想』一書，尤爲思想前進底證明。

那末爲甚麼要研究道統呢？這是一個哲學問題，我原是有哲學興趣的人，自應研究它，將來還要研究中國哲學史呢！而思想前進與否，要從對道統的解釋見之。我研究道統，不僅是用科學的方法，而且用哲學的思維，同時是站在進步的立場，沒有一點保守意識存在。這本書就是證明。只須費點時間一看就可明白的。『百聞不如一見。』看下去吧。

思想前進與否，不可訴諸口號、標語、外觀，而應從思想底性質、內容、實質上求之。如果以爲談道統就是保守，不是前進，那就在從外觀上着眼了。要注意於談底內容，纔是對的。衡人論事不應採皮相之見，那是淺者見淺的表示。這並不是他人不前進，而是自己底落後。老實說，談道理的書，衡論底標準爲是非之見。因其目的在明辨是非，以真理爲依歸也。本書不僅站在前進的立場，而且站在真理底一邊。它底價值由此鑑別。希望讀者以嚴肅的態度來評論本書。

最後要說的，是本書各章曾以文底形式發表於「東方雜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銘傳學報」、「國魂」、「革命思想」、「古今談」、「中山學術文化集刊」、「文藝復興」等好幾個刊物上。這次合成一書，略有修正。對於各刊物之惠予登載，表示誠懇的謝意。至於登載底卷數期數及出版年月

，有一個表附於書末，這裡不必說及。

任卓宣

六十年二月四日

道統新論目次

序言

第一章 緒言

第一節 研究道統之必要

第二節 過去研究之檢討

第三節 應如何研究道統

第四節 道統究竟爲何

第五節 新理論之確立

第二章 從「原道」論道統

第一節 「原道」中的道

第二節 「原道」排佛老

第三節 「原道」中的統

第三章 從「書經」論道統

第一節 堯

目次

第二節	舜	四四
第三節	禹	五〇
第四節	湯	五三
第五節	文	五七
第六節	武	六〇
第七節	周公	六四
第四章	從「易經」論道統	七三
第一節	「易經」底問題	七四
第二節	「易經」中的道統	七八
第三節	堯舜湯文武之道	八二
第四節	周公之道	八八
第五節	孔子之道	九六
第五章	從「詩經」論道統	一〇九
第一節	如何研究	一一〇
第二節	禹王和湯王	一一三
第三節	文王	一一五

第四節	武王和周公	一二〇
第六章	從「禮記」「樂記」論道統	一二九
第一節	「三禮」底問題	一三〇
第二節	「禮記」中的道統觀	一三四
第三節	「樂記」底問題	一三七
第四節	「樂記」中的道統觀	一三九
第七章	從「論語」論道統	一四七
第一節	道字之分析	一四八
第二節	孔子之道	一五一
第三節	堯以來的道統	一五四
第八章	從「大學」「中庸」論道統	一六三
第一節	「大學」與曾子	一六四
第二節	「大學」中的道	一六七
第三節	「大學」底道統觀	一七二
第四節	「中庸」與子思	一七六
第五節	「中庸」中的道統	一七八

第六節	子思對道的貢獻	一八二
第九章	從「孟子」論道統	一九三
第一節	二帝之道	一九五
第二節	三王之道	一九八
第三節	孔門之道	二〇二
第四節	甚麼叫做道	二〇六
第十章	從「孫中山全書」論道統	二一七
第一節	孫中山熟悉道統的鐵證	二一八
第二節	論堯舜禹湯文武和伊周	二二三
第三節	論孔曾思孟韓和宋明儒	二二七
第四節	孫學與道統及道底關係	二三四
第五節	孫學與中國文化底關係	二三八
第六節	孫學與西方文化底關係	二四二
第十一章	結論	二五五
第一節	道統底正確解釋	二五五
第二節	道統底簡單論述	二五八

第三節	道統底現在情況	二六二
第四節	道統與西方文化	二六六
第五節	道統與社會進化	二七一
附錄		
一	道統論	二八一
二	三民主義與道統	二八九

道統新論

任卓宣著

第一章 緒言

第一節 研究道統之必要

道統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不可不加以研究。何以見得？可分爲從思想上看、從文化上看和從歷史上看三方面，來給以說明。

從思想上看，支配中國幾千年歷史的思想，是正統思想。這個正統思想以孔子爲中心或代表。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①的。他底思想自有其歷史的淵源。看他說的『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②兩句話吧。那末他所『述』者何？所謂『古』者何？於文爲『詩』、『書』、『禮』、『樂』、『易』、『春秋』，於內容爲道，於代表人物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但是孔子不僅主張讀古書以繼承古人之道而已；他主張『溫故知新』^③。這就是說，讀古書要有心得，走上發揚光大、創造發明底道路。他做到了這點，而確立一種儒家思想。於是孔子上繼從前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下開後來顏、曾、思、孟之學，儒家思想遂大昌於世，研究者不因秦之焚坑和楚漢之戰

爭而絕。漢朝建立以後，國家安定，要興學育才，研究者四出。董仲舒一建議，漢武帝一表章，儒家思想遂成國家思想，奉行了二千多年。從堯舜到清末，孔子思想或儒家思想遂成爲中國數千年來的正統思想了。後來，韓愈提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遞相傳授其道之說，即所謂道統論，影響後世儒家，學儒要繼承孔子之道，而成爲道統中人，方算成功。從此被看作正統思想的儒家學術，又以道統爲重了。而繼承道統者，是儒家中的得道之士，即成爲聖人的儒者。其爲正統思想底代表人，是道統中人。那末道統不是儒家學術底核心或正統思想底核心嗎？所以要明白那支配中國幾千年歷史的正統思想或儒家學術，就必須明白道統之爲何。可見道統問題，爲了解中國正統思想或儒家學術的關鍵。其重要不是顯然的事嗎？

從文化上看，要研究中華文化，必須注意道統。今天要復興中華文化，尤須研究中華文化，這也必須注意道統的。很明白，文化是人爲的，種類很多。政治、軍事、經濟、教育、道德、學術、文藝等等，便是例證。而凡屬人爲的事物，都要通過人底思想。思想是思維底結果。思維有其規律，必須合乎邏輯。所以人爲的事物，雖然種類很多，在思想上要能貫通或配合；而不能矛盾混亂。於是文化底包括雖然不少，其根本的原理便是有限的了。此根本的原理是抽象的，形而上的。「易經」有言：『形而上者謂之道』④。那末文化就以道爲其根本原理了。中華文化有幾千年歷史，則此道亦不能是一時的，而有其傳授之次序。道遂有其統了，即所謂道統是。因此，要研究中華文化底根本原理，就要研究道統。而研究中華文化也非研究中華文化底根本原理不可。要復興中華文化，也要從根本原理上着手纔行，不能

枝枝節節來。通常說：『提綱挈領』。或者說：『把握重點』。道統就是中華文化底綱領或重點之所在。可見研究道統之重要。道統是中華文化底中心問題。

從歷史上看，道統爲中國歷史底一部份。道統是道之傳授或授受的系統、序列、經過。所以道統是道史，即道底歷史。道爲道理，也就是學術思想。所以道統是學術思想史，或學術史、思想史。這是歷史底一部門。當然，道統之道不是一般的學術思想，而含有特殊的意義，即爲儒家傳授其道的歷程，是一般學術思想史中的一個部門。其範圍雖狹，却爲研究歷史者所必研究。而且它底影響很大。儒家是學術思想中的正統，它底道統爲儒家學術思想中的主流，所以道統又成中國學術思想史中的主流了。因此，道統不僅爲中國歷史底一個部門，而且影響其它歷史，一般歷史，甚至成爲歷史底構成原素，或歷史底動力，歷史之精神的動力。請問：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是以道來治國平天下，因而創造歷史嗎？孔子、孟子沒有完全這樣。但是孔子所傳於其弟子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及其弟子所記所傳的「論語」、「大學」、「中庸」，以及後來的「孟子」，則是教書者以之教人，求學者以之研讀。就是創造歷史的主要人物，如帝王將相等，自漢武帝而後，也無不閱讀講求。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趙普，不過是明白的例證而已。那些書就是表達孔子所承受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又經孔子發揚光大而成爲孔子之道的。「大學」、「中庸」、「孟子」則爲孔子之道之闡揚。那末研究道統就大有助於中國歷史底理解和說明了。這不可說道統是中國底歷史哲學嗎？研究歷史在求理解和說明。那就要研究道統了。所以研究道統爲研究歷史所必需，而爲其一根本問題。

因此，研究道統的人很多。自從戴季陶先生於民國十四年提出三民主義與中國正統思想有關，並以創立三民主義的孫中山先生爲繼承孔子道統之說以後，研究道統者即不乏其人。而自五十五年蔣總統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來，研究道統者更多。我之研究道統，即從次年起，時有所撰述。

第二節 過去研究之檢討

研究道統的人，對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遞相傳授其道的事，一致承認，並無任何異議。但所謂道者爲何，乃係問題之所在。從數量上看，有的人說是多⑤，有的人說是少。但以中或中庸爲道的，則十分普遍。這是程子、朱子以來即爲人所共認的事。

程子把「中庸」篇從「禮記」中取出，使之成一部獨立的書，便說了如次的一段話：『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⑥這一番話，把中庸看成『孔門傳授心法』，好像孔子以之傳曾子，曾子以之傳子思，子思以之傳孟子，則中庸就是道統之道了。程子爲甚麼把中庸看成孔門傳授之道呢？因爲「中庸」第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一等八章，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談到中庸。而第三章記孔子之言曰：『中庸其至矣乎！』這把中庸底地位提得很高。「論語」也記載孔子說過類似的話：『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⑦所以程子把中庸看成孔

子所最重視的東西，亦即孔子之道。就「中庸」一書來評論中庸，這是對的。

但是孔子之道由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來。如此重要的中庸，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言論中應有蛛絲馬跡之可尋。朱子對此有系統的論究。他說：『「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人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⑧朱子說由堯而舜而禹是以中相傳受，根據「論語」底「堯曰」篇和「書經」底「大禹謨」，是很對的。至於湯、文、武、周，便是以堯、舜、禹來推論，並未舉出證明來。這是應指出的一點。

究竟有無證明呢？孟子說：『湯執中，立賢無方。』⑨仲虺說：湯『王懋昭大德，建中子民。』⑩所以中於湯是有根據的。於文、武、周公三人，如果依照我底研究，把「易經」底卦辭和爻辭歸之於文王⑪，把象辭和象辭（就爻辭以後言）歸之於周公⑫，那末「益卦」爻辭之『有孚中行』和『中行告公從』，「鼎卦」象辭之『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和「臨卦」象辭之『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對於文王和周公是有關於中的根據了。武王在「書經」底「酒誥」篇中說的『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不也有根據了嗎？

但從孔門看來，以中或中庸爲『傳授心法』或道之所在，則有問題，而且甚爲重要。孔子稱讚中庸雖用『其至矣乎』一語，但未以之與聖相提並論。對於仁，他却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⑮可見孔子稱讚仁超過了中或中庸。誰又不知道孔子把仁看得很重要嗎？他說：『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⑯那末仁底價值高於生命了。因此，孔子之道在於仁。他對曾子說：『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子出去後，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⑰朱子以爲『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⑱這就是仁了。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不合於忠恕之道嗎？及『樊遲問仁』，孔子以『愛人』爲答^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視人如己，就是『愛人』了。可見孔子之道是仁，而且要以仁來貫通於一切。

從前面孔子對曾子說的話和曾子對孔子底答詞及其對門人的解釋，可知孔子之道傳於曾子了。顏子早死，曾子繼起，這是自然的事。曾子底『大學』，程子以爲是『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⑳朱子以爲經文是曾子所述的『孔子之言』，傳文是門人所記的『曾子之意』^㉑。但是無論經文和傳文，其中都沒有『中庸』二字或『中』之一字。可見中庸不是孔門傳授心法。不過書中倒給仁以重要地位。經文開始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孔子在『論語』中說：『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㉒仔細參照，『克己復禮』就是『明明德』，仁也。仁是『愛人』^㉓，其用爲『親民』，如此便可收『天下歸仁』之效。『爲仁由己』，便是『止於至善』。至於傳文，就明白提出仁來了。傳之三章說：『爲人君止於仁』。做到了的是堯、舜、禹、湯、文、